

凡 例

一、本書依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著的《馬王堆漢墓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文物出版社 1976 年出版）為原本，參照裘錫圭主編的《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三冊（中華書局 2014 年版）的照片圖版，並吸收各家的重要研究成果，對該書進行逐篇校勘、註釋、考辨和譯文，取名為《戰國縱橫家書全注全譯》。

二、本書各章依《戰國縱橫家書》的章名和次序不變。該書各章均不分段，為閱讀方便，本書依各章的具體內容，酌情分段校勘註譯。

三、帛書釋文依《戰國縱橫家書》均用普通字體編印。帛書中的異體字、假借字，本書在註釋中隨文註明，外加（ ）標誌。帛書中的錯字，隨文註出正字，用〔 〕表示。帛書原來的奪字、衍字，不做增刪，用〈 〉表示。帛書中塗去及未寫全的廢字，本書均省略不註。

四、帛書中不可辨識或無法補出的殘缺文字，本書註文用口代替。缺文字數依《戰國縱橫家書》的推定不變。殘缺文字凡能根據上下文義或參照其他古籍以及各家的研究成果填補的，均在註文中補入。為便於閱讀，補文一律以【 】標出。

五、帛書原有兩處錯簡，依《戰國縱橫家書》的校訂，分別移入正文。錯簡誤入文字刪去，移正處以【 】標出，並在註釋中說明。

六、各章附錄節引《戰國策》《史記》等書的有關內容，以供參考。

前 言

1973 年底，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裏出土了一大批帛書，其中有一部被命名為《戰國縱橫家書》的佚籍，引起學術界的極大關注。這部古代佚籍的發現，為研究戰國歷史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新資料。

一、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的發現、整理和研究概況

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從發現、整理到出版，至今已經過了 40 多個年頭兒。經過諸多學者的共同努力，學界已取得豐碩的研究成果。

（一）發現經過

從 1972 年初到 1974 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長沙市東約 4 公里的馬王堆發掘出三座西漢初年的大型貴族墓葬。從這三座墓葬中出土的印璽、封泥印以及簡帛、漆器文字判斷，最早發掘的一號墓是西漢長沙王孫休侯夫人辛追的墓葬，二號墓是第一代長沙國丞相侯利蒼的墓葬，三號墓是第二代侯利蒼的墓葬（《長沙馬王堆二、三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 年第 7 期。傅舉有：《關於長沙馬王堆三號墓的墓主問題》，《考古》1983 年第 2 期。陳松長：《馬王堆三號墓主的再認識》，《文物》2003 年第 8 期）。這些墓葬中出土的各類珍貴器物達 3000 多件，是西漢考古的重大收穫。

特別是 1973 年 12 月，在馬王堆三號墓東邊廂發掘出土一個長約 60 厘米、寬約 30 厘米、高約 20 厘米的長方形漆奩，從中清理出大批帛書和兩卷醫簡。這些帛書大部分書寫在寬約 48 厘米的整幅絹帛上，少部分書寫在寬約 24 厘米的半幅絹帛上。這批帛書在出土時因摺疊粘連，大都斷裂殘損。經文物保護專家的認真揭取、拼復和裝裱，它們的整體面貌才被初步廓清。

接着，經古文字學家們的認真辨識、隸定和釋讀，這些埋入地下兩千多年的古代典籍，才通讀可解，為世人所驚歎。

這批帛書的內涵頗為豐富，共 12 萬多字，內容涵蓋古代歷史、哲學、軍事、天文、地理和醫學等方面。主要有《老子》（甲、乙本）、《周易》《戰國縱橫家書》《陰陽五行》（甲、乙篇）、《春秋事語》《足臂十一脈經》《五十二病方》《養生方》《脈法》《相馬經》《五星占》《天文氣象雜占》《楚星圖》《駐軍圖》《太一避兵圖》等 40 多種古籍，大都是失傳兩千多年的佚書。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塊寬約 23 厘米，長約 192 厘米的半幅帛帛上，書寫文字 325 行，每行三四十字不等，全書共分二十七章，每章用小圓點間隔，不再提行，共 11000 多字。這部帛書出土時未署書名，因其內容與今本《戰國策》相類，整理者遂定名為《戰國縱橫家書》。

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的絹本，在入土時先被對折三次，然後再經三折，疊為二十四層放在漆奩裏。這就是它在出土時已斷裂為二十四塊長方形薄絹片的原因。因為在地下經過長年浸泡，帛書首尾和折線附近均殘破較甚，文字缺損也較為嚴重，致使有的帛面文字反印在鄰近的絹帛上。這些文字缺損和反印現象，都給帛書的整理帶來極大的困難。

（二）整理出版

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出土後，在當時極端困難的艱苦條件下，經張政烺、唐蘭、楊寬等前輩學者的共同努力，在不到一年的短促時間內，便對全篇文字進行了拼接復原和隸定釋文。1975 年《文物》第 4 期發表的《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戰國策〉釋文》，就是最早刊印該書的重要文獻資料。

1976 年 12 月，由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著，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的《馬王堆漢墓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在原來釋文的基礎上進行了初步校勘和簡註，方才呈獻給廣大讀者。為便於讀者理解全書的大意和重要價值，書後還附有唐蘭《司馬遷所沒有見過的珍貴史料——長沙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楊寬《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的史料價值》和馬雍《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各篇的年代和歷史背景》三篇研究論文。這是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研究的一個階段性成果。

隨着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研究的不斷深入，《馬王堆漢墓帛書》基本資料的整理出版工作，也相繼展開。1983 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馬王堆漢墓帛書》一書，將《戰國縱橫家書》的全部圖版和《戰國縱橫家書釋文註釋》都收錄其中。其中的釋文和註釋內容跟單行本基本無差別，只是把簡化字改成了繁體字。這便是《馬王堆漢墓帛書（三）》的樣子。從 2008 年起，裘錫圭先生主持《長沙馬王堆簡帛集成》的編纂工作，在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和湖南省博物館帛書整理工作以及馬王堆三號墓發掘報告的基礎上，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全面整理並完整發表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所有資料。這部《長沙馬王堆簡帛集成》全書共有七冊（2014 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行），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的照片圖版收入其中的第一冊內，釋文註釋則收入其中的第三冊內。這兩部馬王堆漢墓簡帛巨著的整理與出版，為廣大讀者提供了科學完整的基本資料，功莫大焉。

（三）研究回顧

自馬王堆漢墓帛書發現以來，不少學者對帛書《戰國縱橫家書》都進行了深入的專題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這些研究成果，大體可以歸納為三個類別：

1. 開山奠基

楊寬先生的《馬王堆帛書〈戰國策〉的史料價值》（《文物》1975 年第 2 期）、《戰國中期的合縱連橫戰爭和政治路線鬥爭》（《文物》1975 年第 3 期）、馬雍先生的《帛書〈別本戰國策〉各篇的年代和歷史背景》（《文物》1975 年第 4 期）、曾鳴《關於帛書〈戰國策〉中蘇秦書信若干年代問題的商榷》（《文物》1975 年第 8 期）、唐蘭先生的《司馬遷所沒有見過的珍貴史料——長沙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馬雍的《再論〈戰國縱橫家書〉第四篇及其有關的年代問題》（《文物》1978 年第 12 期）等論文，都是帛書《戰國縱橫家書》開山奠基性的研究成果。這些重要論述為該書的性質、各篇年代、歷史背景和學術價值等問題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

2. 釋讀補正

帛書《戰國縱橫家書》「釋文」和「簡注本」出版後，對該書的校勘、註釋、補正和句讀等項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有鄭良樹、裘錫圭和郭永秉三位先生的相關論述。

鄭良樹的《帛書本〈戰國策〉校釋》一文，因據「整理小組發表的釋文，或與今本《國策》《史記》相互比勘，或與本書及其他古籍排比考察，撰成《校釋》一篇，凡三萬言。糾其謬誤，補其缺損，正其句讀，訓其文字，與帛書《國策》或有裨益焉」(鄭良樹：《竹簡帛書論文集》，中華書局，1982年)。裘錫圭的《讀〈戰國縱橫家書釋文註譯〉札記》一文認為：「《戰國縱橫家書》的釋文和註譯，總的來看，質量很高；但仍有一些可商榷或可補充之處」，遂對全書27章總共撰有50條的校勘和補正專論，貢獻良多(《文史》第三十六輯，1992年)。郭永秉在參與《長沙馬王堆簡帛集成》編纂的過程中，因其擔任「負責該書《春秋事語》和《戰國縱橫家書》兩篇的進一步整理、完善工作」，有機會對帛書原版進行細微觀察。他除了通過對帛書摺疊、反印規律的觀察而發現有「漏綴殘片」外，還對30多處帛書文字進行改釋、句讀和文義的疏理補正(郭永秉《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整理瑣記(三題)》，《文史》2012年第二輯)。通過這三位先生的不懈努力，基本廓清了《戰國縱橫家書》釋讀中的絕大多數問題，使該書的文字釋讀上升到一個很高的水平。

3. 綜合考述

孟慶祥《戰國縱橫家書考論》對《戰國縱橫家書》的內容、年代及相關問題逐篇進行考述(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張淑琳的《戰國縱橫家書註釋》對《戰國縱橫家書》逐篇進行註釋解讀(遼寧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都是研究《戰國縱橫家書》的專門論著。韓慶偉的《蘇秦史料研究》對《戰國縱橫家書》《戰國策》和《史記》中與蘇秦相關的文獻資料進行綜合疏理(南昌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房立中的《縱橫家全書》對《戰國縱橫家書》的多數篇章進行輯錄、簡注和譯文(學苑出版社，1995年)。這些論著對《戰國縱橫家書》的深入研究，也都大有裨益。

二、《戰國縱橫家書》的資料來源、成書年代和命名

《戰國縱橫家書》的資料來源、成書年代和命名諸問題，早已引起學者的關注。

(一) 資料來源

楊寬先生指出，《戰國縱橫家書》的資料來源「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部分，是從三種不同的戰國游說故事的冊子中輯錄而成的」(《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的史料價值》，見《戰國縱橫家書》附錄)。這三個部分，各自都具有明顯的基本特徵：

1. 從第一到第一四章全都是與蘇秦相關的游說資料。各章的體例相同，內容相互聯繫，編排也有次序，和以後各章編排雜亂有明顯的不同。各篇的文字也有獨特風格。例如「趙」字多省作「勺」，「韓」字多作「乾」，「梁」字多作「梁」等。這些篇章全是「蘇秦的書信和談話，以及和他有關的書信」，應該是「從一部有系統的原始的蘇秦資料輯錄出來的」(唐蘭：《司馬遷所沒有見過的珍貴史料——長沙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其中除第四、五兩章有部分和《戰國策》相同以外，其餘十二章都不見於《戰國策》和《史記》等文獻。

2. 從第一五到第一九章是原來合編在一起的一個單元。每章的結尾都有數字統計，第十九章的結尾除了有本章的統計「三百」以外，接着記有「大凡二千八百七十」八個字。「二千八百七十」正是這五章數字的總數。在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中，就有些如《經法》《十大經》《稱》《道原》等書，每篇之末和全書之末都有字數統計。再如山東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孫臏兵法》，每篇之末也有字數統計。這應該是當時流行的一種書寫體例，說明這些章節是從另一種記載戰國游說故事的冊子中輯錄出來的。其中除第十七章以外，都見於《戰國策》和《史記》。

3. 從第二〇章到第二七章多無內在聯繫。其中從第二十到二十二的三章，雖然也屬於蘇氏的游說辭，卻沒有和開首的十四章蘇秦資料彙編在一起，應該是出於另一個來源。這三章所用文字，和開首的十四章也有不同，

例如「植」都不作「勺」，「韓」都不作「乾」，「張儀」的「儀」作「籀」。可見這一部分應該是出於又一種輯錄戰國游說故事的冊子。其中後三章不見於《戰國策》和《史記》等文獻。

楊寬、唐蘭先生的這些看法，得到多數學者的認同。後來，有的學者雖有補益，但大體上都沒有超出這個範疇。

（二）成書年代

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的成書年代，從其篇章內容、抄寫字體和埋葬情況，可以看出端倪。

據《史記·楚世家》記載，「幽王三年（前235年），秦、魏伐楚。」楊寬先生指出：「帛書第二十五章記述魏國的辛梧聯合秦國攻楚，李園為楚國擔憂，游說辛梧不出兵。游說辭中又談到了文信侯呂不韋、蒙驩、王綰（即王綰）等人。這件事情發生已在戰國末年。」其時當秦始皇十二年，即公元前235年。

帛書的「字體為篆、隸兩種，有的書寫比較工整，有的較為潦草，看來不是一人一時的寫本。帛書抄寫的時代正是處於秦始皇統一文字以後，漢字由篆向隸演化的過渡階段」（曉蓀：《馬王堆漢墓帛書概述》，《文物》1974年第9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後，開始「書同文字」（《史記·秦始皇本紀》）。這應是該書成書年代的上限。根據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紀年木牘，可以確定該墓下葬的時間為漢文帝前元十二年（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三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年），即公元前168年。這應是該書成書年代的下限。因此，楊寬先生指出，「這部帛書的編成年代，當在秦漢之際」，這一論斷正確可信。

（三）帛書命名

這部記載戰國游士的書信、游說辭和對話記錄的戰國文獻，出土時單獨書寫在半幅絹帛上，不與同墓出土的其他帛書相關聯，說明它是一部獨立成冊的文獻資料。然而，在本書的二十七章文字裏，沒有發現其統一的名字。因此，這部帛書的書名，就成學者爭論的重要問題。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和楊寬先生最初都將這部帛書文獻定名為「帛書《戰國策》」。馬雍稱為「帛書《別本戰國策》」，鄭良樹則稱為「帛書本《戰國策》」。學者們的意見，似乎比較統一，沒有太大爭論。但是，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座談會」上，就出現了不同的看法。唐蘭先生說：

帛書中所謂《戰國策》的一種，我很懷疑它是《藝文志》縱橫家裏的《蘇子》三十一篇。不是《戰國策》。現在這個卷子，我還沒有仔細研究。但它並不分國，又不按時代次序，就跟《戰國策》不一樣。現在的《戰國策》是劉向所定的，在他的序錄裏說得很清楚。在劉向之前，這些書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本沒有《戰國策》這個名稱。現在這本古佚書，約有二十八篇，能和《戰國策》對得上的，只有十一篇，不過五分之二，就是對得上的，也有很大不同處。而且很多篇沒有說話的或上書人的名字。查考起來都是蘇秦、蘇代、蘇厲等人，這是這本書就是《蘇子》的明顯證據。這本書的大部分都是蘇氏的話，只有絕少部分不是。先秦古書中是有有抄錄著別人的東西的例子。《蘇子》這本書，《隋書·經籍志》裏已經沒有，也是久已失傳的古書（《文物》1974年第9期）。

也就是說，這部帛書就是久已失傳的「《蘇子》三十一篇」。楊寬指出：「在對這部書做了初步研究的同志中間，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為這些佚文以蘇秦、蘇代、蘇厲的言行為主，可能是《漢書·藝文志》縱橫家中的《蘇子》。另一種認為把它看作《戰國策》的前身比較恰當，因為西漢劉向編輯《戰國策》時所依據的就有《國策》《短長》等多種冊子」（楊寬：《馬王堆帛書〈戰國策〉的史料價值》，《文物》1975年第2期）。

後來，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綜合各方意見，在這部佚籍的「簡註本」出版時，將其定名為「帛書《戰國縱橫家書》」，遂為多數學者所遵從。現在回頭來看，這確實是個比較合適的名字。

三、《戰國縱橫家書》各篇的內容與年代

這部帛書各篇的具體內容與時代背景，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以及唐蘭、楊寬、馬雍諸先生都做了認真研究。謹在各家研究的基礎上，略作說明：

（一）第一至第一四章

1.「蘇秦自趙獻書燕王章」是齊國攻滅宋國後，蘇秦到趙國策劃五國「攻齊」事時，被奉陽君拘留後寫給燕昭王的信，他希望燕昭王派人來疏通，讓他儘快離開趙國。事在周赧王二十九年，即公元前 286 年。

2.「蘇秦使韓山獻書燕王章」是蘇秦被奉陽君扣留後，派韓山再次送給燕昭王的信。當與上章同年。

3.「蘇秦使盛慶獻書於燕王章」是蘇秦被奉陽君拘留在趙國時，派盛慶給燕昭王的信。當與上章同年。

4.「蘇秦自齊獻書於燕王章」是蘇秦「為燕問齊」，在「天下攻齊」的局面基本形成時，因燕昭王聽信「眾口與造言」，派人表示要撤換蘇秦。蘇秦感到很委屈，寫信給燕昭王做出解釋。事在周赧王三十年，即為公元前 285 年。

5.「蘇秦謂燕王章」是蘇秦赴齊「勸齊宣王不要與強秦為鄰而歸燕十城」，返回燕後而「燕王不納」時，向燕昭王表明「進取之臣，不事無為之主」的決心。事在周赧王八年，即公元前 307 年。

6.「蘇秦自梁獻書於燕王章（一）」是蘇秦在魏國組織五國聯軍攻秦時，寫給燕昭王的信。事在周赧王二十八年，即公元前 287 年。

7.「蘇秦自梁獻書於燕王章（二）」是蘇秦在魏都大梁繼第六章之後，向燕昭王彙報薛公田文、趙將韓徐為準備發動各國共同攻齊時，寫給燕昭王的信。事在周赧王二十八年，即公元前 287 年。

8.「蘇秦謂齊王章（一）」是蘇秦組織五國攻秦並使齊國伐宋之後，三晉已有可能要反對齊時，在齊國與齊閔王的談話記錄。事在周赧王二十八年，即公元前 287 年。

9.「蘇秦謂齊王章（二）」是蘇秦第三次赴齊的前夕，派人送給齊閔王的信，事在周赧王二十七年，即公元前 288 年。

10.「蘇秦謂齊王章（三）」是蘇秦因齊閔王告知「燕王與羣臣謀破齊於宋而攻齊」的事，並讓蘇秦回燕國打探情況後，派人送給齊閔王的信。事在周赧王二十八年，即公元前 287 年。

11.「蘇秦自趙獻書於齊王章（一）」是蘇秦從燕國去魏經過趙國時，寫給齊閔王的書信。事在周赧王二十八年，即公元前 287 年。

12.「蘇秦自趙獻書於齊王章（二）」是蘇秦在趙國給齊閔王上書，彙報他向奉陽君李兌轉達齊閔王解釋齊國考慮與秦國和談的原因以及奉陽君的態度，並勸齊閔王不要離棄盟國，也不要先與秦國結交。事在周赧王二十八年，即公元前 287 年。

13.「韓貜獻書於齊王章」是韓貜在五國攻秦後寫給齊閔王的信，希望齊國召回他並實現與秦國的聯合。事當在周赧王二十八年，即公元前 287 年。

14.「蘇秦謂齊王章（四）」是五國伐秦聯軍滯留在成皋前線，趙、魏、韓三國對聯合伐秦的決心產生動搖時，蘇秦從魏國寫給齊閔王的信。事在周赧王二十八年，即公元前 287 年。

這十四章裏除有一篇屬韓的書信外，其餘十三章都是蘇秦的書信和游說資料。其中，除第四、五兩章見於《戰國策》和《史記》，其餘十二章均未見於以往的傳世文獻。

（二）第一五到第一九章

15.「須賈謂穰侯章」記載了秦軍圍攻魏都大梁，須賈為魏游說秦相穰侯的事。事在周赧王四十三年，即公元前 272 年。

16.「朱己謂魏王章」記載了秦國在進攻韓國上黨地區時，朱己勸說魏安釐王「假道，使韓得與上黨往來」的事。時在周赧王五十三年，即公元前 262 年。

17.「謂起賈章」記載了趙、秦、韓、魏、燕五國已約定共同伐齊時，齊國派使者游說秦臣起賈，希望他能促成齊國求和的事。事在周赧王三十一年，即公元前 284 年的初春。

18.「觸龍見趙太后章」記載了秦軍圍攻趙都邯鄲，趙國求救於齊，左師觸龍進說趙太后派少子長安君到齊國為質的故事。時在周赧王五十年，即公元前 265 年。

19.「秦客卿造謂穰侯章」記載了客卿造進說秦相國穰侯攻伐齊國的事，「取剛、壽，以廣其陶邑。」事在周赧王四十四年，即公元前 271 年。

這五章裏除第一七章外，其餘四章均見於見於《戰國策》和《史記》。

（三）第二〇到第二七章

20.「謂燕王章」記載了模範蘇秦口氣進說燕昭王的擬作，《燕策一》《史記》均將進說者記為「蘇代」。

21.「蘇秦獻書趙王章」記載了蘇秦在「樂毅將趙、秦、韓、魏、燕」五國聯軍已向齊國發動攻擊時，寫給趙惠文王的信。事在周赧王三十年，即公元前 285 年。

22.「蘇秦謂陳軫章」記載了蘇秦初出茅廬時，游說策士陳軫（田軫）的故事。時在周赧王三年，即公元前 312 年。

23.「虞卿謂春申君章」記載了趙臣虞卿進說楚相春申君助趙攻燕的事。時在趙孝成王七年，即公元前 259 年。

24.「公仲卿謂韓王章」記載了秦、韓蜀遊戰役時，韓相公仲卿欲嫁禍於楚，而被楚國謀士陳軫忽悠的事。時在周赧王元年，即公元前 314 年。

25.「李固謂辛梧章」記載了秦、魏伐楚時，楚相李固使人進說秦將辛梧延緩向楚國發兵日期的事。時在秦始皇十二年，即公元前 235 年。

26.「見田儀於梁南章」記載了秦國攻打魏國鄆陵時，有位謀士游說魏將田儀與魏安釐王撤離魏都大梁，退保東地單父的事。時在周赧王四十一年，即公元前 274 年。

27.「龐皮謂邯鄲君章」記載了魏國圍攻趙都邯鄲時，趙巨龐皮到楚國尋求救援的事。事在周顯王十五年，即公元前 354 年。

這八章裏前五章見於《戰國策》和《史記》，後三章未見於以往的傳世文獻。戰國初年，魏文侯任用李悝進行政治改革，使魏國在諸侯各國間率先崛起。

本書年代最早的第二七章，就是公元前 354 年魏國圍攻趙都邯鄲時，趙巨龐皮到楚國尋求救援的記錄，也就是魏惠王稱霸諸侯的佐證。當年，齊國為了救援趙國，以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採取「圍魏救趙」的戰術，在桂陵（今河南長垣縣西南）擒魏將龐涓，大敗魏軍，使魏國的霸業遭受重大挫折。這時，秦國已任命商鞅實行變法，國力日益強盛。秦國乘魏國圍攻邯鄲之機，出兵攻取魏國的少梁（今陝西韓城縣西南），開啟向東擴張的兼併戰爭。從此齊、秦兩大國在東西對峙的兼併戰爭中，展開長期的合縱連橫鬥爭。本書年代最晚的第二五章，發生在秦始皇十二年（前 235 年）。當時諸侯各國經歷 120 多年的兼併戰爭，秦國統一六國的局面已基本奠定，合縱連橫鬥爭也進入尾聲階段。本書全篇記錄的就是在這期間，諸侯各國合縱連橫鬥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因而具有重要意義。

四、《戰國縱橫家書》的重要學術價值

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的發現，對研究戰國中晚期的歷史，特別是對研究戰國縱橫家蘇秦的真實事跡，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一）為研究蘇秦的真實事跡與活動年代提供了可靠依據

蘇秦是縱橫家的代表人物。《漢書·藝文志》載有「《蘇子》三十一篇」，早已亡佚。司馬遷《史記·蘇秦列傳》和《張儀列傳》依據縱橫家後學擬作的游說辭，認為蘇秦和張儀是同時搞合縱連橫的敵對人物。再加上蘇秦的書信和游說辭，或不署名，或姓名多被後人塗改，致使蘇秦的真實事跡和《蘇子》的具體內容，千百年來撲朔迷離，長期困惑着學術界。

1. 蘇秦的真實事跡與活動年代本書裏有十六章蘇秦（含蘇代）的書信和游說辭，再加上第十三章韓宣惠王給齊閔王的書信以及第十七章齊國使者游說秦臣起賈的內容，都與蘇秦「為燕間齊」的活動密切相關。因此，該書就有十八章屬於蘇秦合縱的故事。這些原始資料的發現，使蘇秦的真實事跡和《蘇子》的具體內容，撥雲見日，真相大白。

從這些記載裏，我們可知蘇秦的主要事跡，是為輔佐燕昭王實現「以弱

燕併強齊」的戰略目標。遠赴齊國從事反間活動。他鼓動齊閔王攻滅宋國，組織五國合縱伐秦，謀劃樂毅率領五國聯軍破齊，最終實現燕國復興的歷史壯舉，而以身殉燕。

據《史記·秦本紀》記載，秦惠文王「十年（前 328 年），張儀相秦。」秦武王二年（前 309 年）「張儀死於魏。」從本書第二章得知，公元前 312 年蘇秦剛到陳軫門下游說時，張儀早已名冠諸侯，步入老年。因此，蘇秦大體應比張儀晚一代人。他們並非同時師事鬼谷子的同學，更不是同時進行合縱連橫的敵對人物。

本書第十七章說：「天下劑齊不待夏。」「今事來矣，此齊之以母質之時也，而武安君之棄溺存身之訣也。」這說明在公元前 284 年春季，蘇秦仍然活着，大約就在這年夏初，當樂毅率領五國聯軍破齊的前夕，因蘇秦「為燕反間」的真相暴露，才被齊閔王車裂而死。

這些問題的澄清，使我們得知蘇秦活動的年代，大體在公元前 312 年到前 284 年的將近 30 年間，死時年約 56 歲（蔡運章：《蘇秦傳略》）。

2. 甄別蘇秦資料真「偽」的重要標尺

在《戰國策》和《史記》收錄蘇氏兄弟的游說辭裏，蘇秦、蘇代和蘇厲的故事，經常相互混淆。甚至在《戰國策》裏，有些記載的本是同一件事，但有時作蘇秦，有時作蘇代，前後混亂。還有不少《戰國策》作「蘇秦」，而《史記》則作「蘇代」或「蘇厲」的。此類問題，在《戰國策》和《史記》等書裏，可謂屢見不鮮。

戰國之世，凡質臣反叛主君的，均被視為大逆不道，那是件很恥辱的事。蘇秦因隨從燕國質子來到齊國，「遂委質為齊臣」（《史記·蘇秦列傳》），並被齊閔王任為相國，備受信任。如《史記·蘇秦列傳》所說：「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因此，「蘇秦既死，其事大泄」，時人很快就把原來蘇秦的書信和游說辭，或改為蘇代，或改為蘇厲，或改為其他人的名字。這些人為的改動，給事件的真相造成了極大的混亂，致使後人對蘇秦故事的真相，不知所從。楊寬先生指出：《戰國策》裏收錄的蘇秦資料，既有比較原始的，也有後人擬託虛構的，可謂「真偽參半」。而《史記·蘇秦列傳》依據的「幾乎全是後人杜撰的長篇游說辭」（楊寬《馬王堆

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的史料價值）。這也是盛行軼佚學風的明清時代，乃至時至今日，學者都未敢輕易輯錄、梳理《蘇子》一書的根本原因。

如何澄清這些紛繁混亂的資料，成為困擾學術界的重要課題。帛書《戰國縱橫家書》中有十六章原始的蘇秦資料，內容聯繫極為密切。而其中第一、三、四、八、二十一章的文字裏，均有作者自稱「秦」「臣秦」或「蘇秦」的證據，第十七章還提到蘇秦的封號「武安君」。我們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蘇秦的主要活動在燕昭王、齊閔王時期。他和孟嘗君田文、奉陽君李兌、樓侯魏冉、韓珪、周最等人，同時參加列國間的合縱連橫活動。

帛書《戰國縱橫家書》裏蘇秦原始資料的發現，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鑒別蘇秦資料真「偽」的標準尺度。使我們能夠相互參照，考訂出各篇的作者和年代。特別是能夠考訂出哪些是蘇秦的，哪些是蘇代，蘇厲的，哪些是蘇氏後學的作品。從而使那些散見在戰國秦漢各書裏，真實而零星的蘇秦及其學派的大量史料，都可以串聯起來了。這樣，我們不但可以澄清蘇秦的真實面目，而且還為《蘇子》佚文的蒐集、校註、考辨、編年及其編輯成書，創造了有利條件。這對研究蘇秦及其學派的真實事跡以及研究戰國縱橫家和戰國中晚期歷史等問題，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3. 證明了蘇秦確為「燕之尾生」

齊、趙是燕國周邊兩個強大的鄰國。蘇秦寫信對燕昭王說：「齊、趙，燕之患也，燕之大禍。」「齊、趙不惡，國不可得而安，功不可得而成也。齊、趙之惡從已，願王之定慮而弭賢臣也。」（《戰國縱橫家書》第三章）因此，「惡齊、趙之交」就成為實現合縱伐齊的關鍵環節。

齊國滅掉宋國後，齊閔王就派使者到趙國將宋國的蒙邑獻給奉陽君。《戰國縱橫家書》第四章說：「公玉丹之趙致蒙，奉陽君受之」，講的就是這件事。奉陽君為「以定其封於齊」，自然會死心塌地為齊國效力。這使燕昭王感到非常擔憂。「王憂之，故強臣之齊。臣之齊，惡齊、趙之交，使毋予蒙而通宋使，故王能裁之」（《戰國縱橫家書》第四章）。蘇秦回到齊國，立即阻止齊閔王把蒙邑賞給奉陽君的行為。這使奉陽君極為惱怒，有被齊閔王愚弄的感覺。因此，蘇秦巧妙地使齊、趙兩國反目成仇。

公元前 285 年，當蘇秦已「令齊絕於趙」時，便寫信向燕昭王報告說：

故齊、趙之合苟可橋也，死不足以爲臣患，過不足以爲臣恥，爲諸侯不足以爲臣榮，被發自漆爲厲不足以爲臣辱。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橋，患安分於臣也，而復相疑是臣之患也。若臣死必相攻也，臣必慙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知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以成所欲，王何疑焉！

蘇秦向燕昭王說明，如果齊、趙的結合能夠順應燕國，他即使死也不足以成爲遺憾。如果他的死能使齊、趙兩國相互攻伐，那他必然努力要求去死。有生命的東西哪有不死的，用必死的生命來完成自己的志向，難道大王還會懷疑他的忠誠嗎？他在這封信裏特別強調：「臣死而齊大患於趙，臣猶生也」（《戰國策·燕策二》）。由此可見蘇秦「以死任事」的忠貞情懷！

蘇秦在給燕昭王的書信裏指出，「燕、齊之惡」由來已久。他「治齊、燕之交」，本來就知道「必將有口，故載辭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職，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爲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棄臣。臣所處者重卿也。』」當時燕昭王曾保證「吾必不聽單口與造言」，「今王以單口與造言罪臣，臣甚懼」，縱然他對燕昭王的知遇之恩，深入骨髓，甘願以「死、辱」來報答。但從這封信裏，我們可以看出蘇秦「以死之圖（圖），治齊燕之交」的苦衷。正是蘇秦堅持要「以死任事」，才成就了「五國伐齊」的巨大勝利（《戰國縱橫家書》第四章）！

公元前 284 年夏初，當燕將樂毅率「五國之兵」攻破齊國北部防線時，蘇秦的真實身份暴露，齊閔王惱怒萬分，將蘇秦以「陰與燕謀齊」的罪名，車裂處死（《史記·蘇秦列傳》）。蘇秦慘死在燕軍勝利的前夕，實現了他「以弱燕併強齊」的莊重諾言。《淮南子·說林訓》載：「蘇秦以百誕而成一誠。」《史記·鄒陽列傳》說：「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之尾生。」蘇秦冒着死亡的威脅，來治理齊、燕之交，故被譽爲「燕之尾生」。

須知用間是古今兵家的基本手段。《孫子兵法·用間》說：「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並說：「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

殷。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用間篇》說：「燕之興也，蘇秦在齊。」由此可見，蘇秦到齊國進行反間活動的重要意義。

（二）爲研究縱橫家和戰國歷史提供了珍貴史料

《戰國策》是記錄戰國歷史最重要的文獻資料。然而，現在我們看到的「《戰國策》，已不是劉向所編的原本。」劉向所編的《戰國策》，流傳到北宋時已有散佚。「在《崇文總目》中，三十三篇的《戰國策》已缺十一篇。」後來由曾鞏訪求某些士大夫的私家藏本加以補充，才重新編成三十三篇流傳下來。其中就有些是後人把《史記》中的一些篇章「摘錄補充進去的」。因此，「這部同類性質的帛書的出土，很值得我們重視，既可以用來作比較研究，更可以補充《戰國策》的不足」（楊寬《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的史料價值」）。

在本書的二十七章裏，「有十六章是久已失傳的佚書」。這些都是連司馬遷和劉向都沒有見過的佚書。其中，除與蘇秦相關的多篇佚籍外，本書第二十六章是秦昭王三十三年（前 274 年），秦將胡傷（陽）攻打魏國鄆陵時，有位謀士游說魏將田僕與魏王要魏王撤離魏都大梁，退保「東地單父」城，而將大梁交給魏將堅守的紀事；第二十七章是趙成侯二十一年（前 354 年）魏國圍困趙都邯鄲時，趙使顯皮到楚國尋求援救的事。這些佚籍的發現爲研究戰國中晚期的歷史，亦彌足珍貴。

特別是楚相李園用陰謀手段奪取楚國政權的事，在《戰國策·楚策四》「楚考烈王無子」章和《史記·春申君列傳》裏都有記錄。本書第二十五篇是秦始皇十二年（前 235 年）「秦、魏伐楚」時，楚相李園使人謂秦將辛梧的說辭。馬雍說：「這是一篇很有價值的文獻，因為《史記》對戰國末年的事件記載極其簡略，如關於楚國，截至考烈王二十五年（公元前 238 年）春申君爲李園所殺以後就不清楚了。究竟李園是否掌握楚國的政權，過去一直是一個疑問。帛書本章對此做出了解答，使我們確知李園在春申君死後執掌了楚國的大權。」本章是除《戰國策》「楚考烈王無子」章和《史記》外，最早記載楚相李園事跡的珍貴文獻。

（三）為《戰國策》和《史記》資料的來源提供了重要線索

在本書裏有十一篇雖然見於《戰國策》和《史記》的記錄，但其中大都未署游說者姓名，則是相關各篇裏較為原始的版本。誠如唐蘭先生所說：「就是已經著錄的各篇，在文字上也都有很多優點，」為研究《戰國策》和《史記》史料的來源，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

劉知幾《史通·外篇·古今正史》說：「春秋之後，七雄並爭，秦並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可見《戰國策》的重要史料價值。據劉向《書錄》說：「所校《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然而，劉向編輯《戰國策》時所依據的「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的冊子，究竟是什麼樣子，我們已無從知曉。本書二十七章的資料，有三個不同的來源，為我們探究《戰國策》史料的原始面貌提供了重要依據。

司馬遷編寫《史記》戰國部分時，《戰國策》中的「權變」故事，就成為其重要的史料來源，即所謂「戰國之權變亦頗有可採者」（《六國年表序》）。然而，劉向編輯《戰國策》和司馬遷在採用《戰國策》的「權變」故事時，大都進行了或改編，或縮寫，或潤色。楊寬先生已將帛書第五章與《戰國策》和《史記》本的異同，列表做了詳細比較，可資參考（楊寬《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的史料價值》）。再如：本書第二〇章有帛書、《燕策一》和《蘇秦列傳》三種版本，帛書本未署作者姓名，語言較為質樸，當屬擬作的原始文本。但其在傳抄過程中，存在少量遺漏。《燕策一》本在帛書本的基礎上，不但增添了作者姓名和時代背景，而且對許多詞句都進行了加工修飾，特別是增加了大量「夫」「而」「矣」「也」等虛詞，使文章顯得酣暢可讀。《蘇秦列傳》本則是在同時參考帛書和《燕策一》本的基礎上改編而成的。這從其中保留了許多與帛書本相同的詞句，可以得到證明。這說明司馬遷在撰寫《蘇秦列傳》時，曾看到本篇策文的原始文本。

本書第二章有帛書、《趙策一》和《趙世家》三個版本，文字頗有出入。帛書本未署說者姓名，全篇語言質樸簡練，雖有兩段脫落，但並無大的錯訛。《趙策一》本將說者署名蘇秦，然全篇錯訛較多，如多處將「齊」改為「韓」，當是在帛書本基礎上修飾和擴寫的。《趙世家》本將說者改為「蘇厲」，篇中有的重要句子不見於帛書和《趙策》本，但有多段次序錯亂，且在末尾處將「齊」誤改為「秦」，並說「於是趙乃輕，謝秦不擊齊」則與史實不合。因此，《趙世家》本當別有依據。這三種傳本，若從全篇內容審視，可以看出帛書本是較為原始可信的文本。

從這些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出《戰國策》和《史記》的資料來源及其在採用原始文本時，進行加工潤色的明顯痕跡。

五、《戰國縱橫家書》研究中存在的若干問題

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的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簡註本，至今已度過40多個年頭兒。因當時的條件所限，發行之量也比較少。今天在市面甚至古舊書店裏，都很難看到這本書的蹤影。40多年來，雖然諸多學者對帛書《戰國縱橫家書》進行研究，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目前該書的整理、研究和普及等工作，仍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文字釋讀是古籍整理的基本功課。誠如裘錫圭先生所說：「《戰國縱橫家書》的釋文和註釋……仍有一些可商或可補充之處。」具體地講，就是該書的一些詞語、人名、地名以及文字的釋讀，至今仍未得到圓滿的解說。例如第四章：「臣以死之國，治齊燕之交。」整理小組曰：「國，未詳。可能是地名。」第五章：「齊不出呂隧。」整理小組曰：「呂隧，未詳。」第十四章：「或之不私也。」整理小組曰：「或字未詳。」同章：「秦未至而王已盡宋息民矣。」整理小組曰：「字未詳。」第二章：「距塵關，北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整理小組曰：「塵關，地名，未詳。」第二十四章：「天下必忍（笑）王。」這裏的「忍」字的釋讀可商。這些都需要我們在前賢研讀的基礎上，去繼續梳理解讀，以求反映帛書的本來意義。

1976年出版的《戰國縱橫家書》簡註本，早已售罄。不論是史學研究者

還是史學愛好者，不僅想得到一部該書的新版讀本，而且更需要將這些年來各家研究的優秀成果，彙集一冊，便於閱覽。也就是說，有必要將釋文、校勘、註釋、考辨、繫年等項內容融會一體，編撰一部能反映最新研究成果的較好讀本。古代出土文獻，大都艱澀難讀，當今的絕大多數讀者，只能依靠註釋和譯文來理解文義。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是一部重要的先秦文獻，要想使其走近讀者和便於閱讀，也更須在認真校註的基礎上，撰寫一本較為淺顯易懂的註譯普及讀本。

有鑒於此，我們在開始編撰《蘇子輯校註釋》和《蘇子輯校註譯》時，就考慮一併準備資料，編撰一部融釋文、校勘、註釋、考辨和繫年為一體的《戰國縱橫家書全註全譯》普及讀本，奉獻讀者。這就是我們編撰本書的初衷，特予說明。

2017年6月30日

目 錄

出版說明	i
凡 例	ii
前 言	iii
一 蘇秦自趙獻書燕王章	1
二 蘇秦使韓山獻書燕王章	7
三 蘇秦使盛慶獻書於燕王章	11
四 蘇秦自齊獻書於燕王章	17
五 蘇秦謂燕王章	32
六 蘇秦自梁獻書於燕王章（一）	43
七 蘇秦自梁獻書於燕王章（二）	46
八 蘇秦謂齊王章（一）	50
九 蘇秦謂齊王章（二）	57
一〇 蘇秦謂齊王章（三）	61
一一 蘇秦自趙獻書於齊王章（一）	64
一二 蘇秦自趙獻書於齊王章（二）	68
一三 韓宣獻書於齊王章	77
一四 蘇秦謂齊王章（四）	82
一五 須賈說穰侯章	91
一六 朱己謂魏王章	107
一七 謂起賈章	130
一八 觸龍見趙太后章	139
一九 秦客謂造謂穰侯章	150
二〇 謂燕王章	159
二一 蘇秦獻書趙王章	172

二二	蘇秦謂陳軫章	188
二三	虞卿謂春申君章	197
二四	公仲傀謂韓王章	205
二五	李園謂辛梧章	217
二六	見田僕於梁南章	225
二七	臯皮對邯鄲君章	233
附錄一	司馬遷所沒有見過的珍貴史料 / 唐蘭	239
附錄二	蘇秦事跡簡表	257
附錄三	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各篇的年代和歷史 背景 / 馬雍	263
附錄四	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新詁四則	286
附錄五	人名索引	303
參考文獻		307
後 記		310